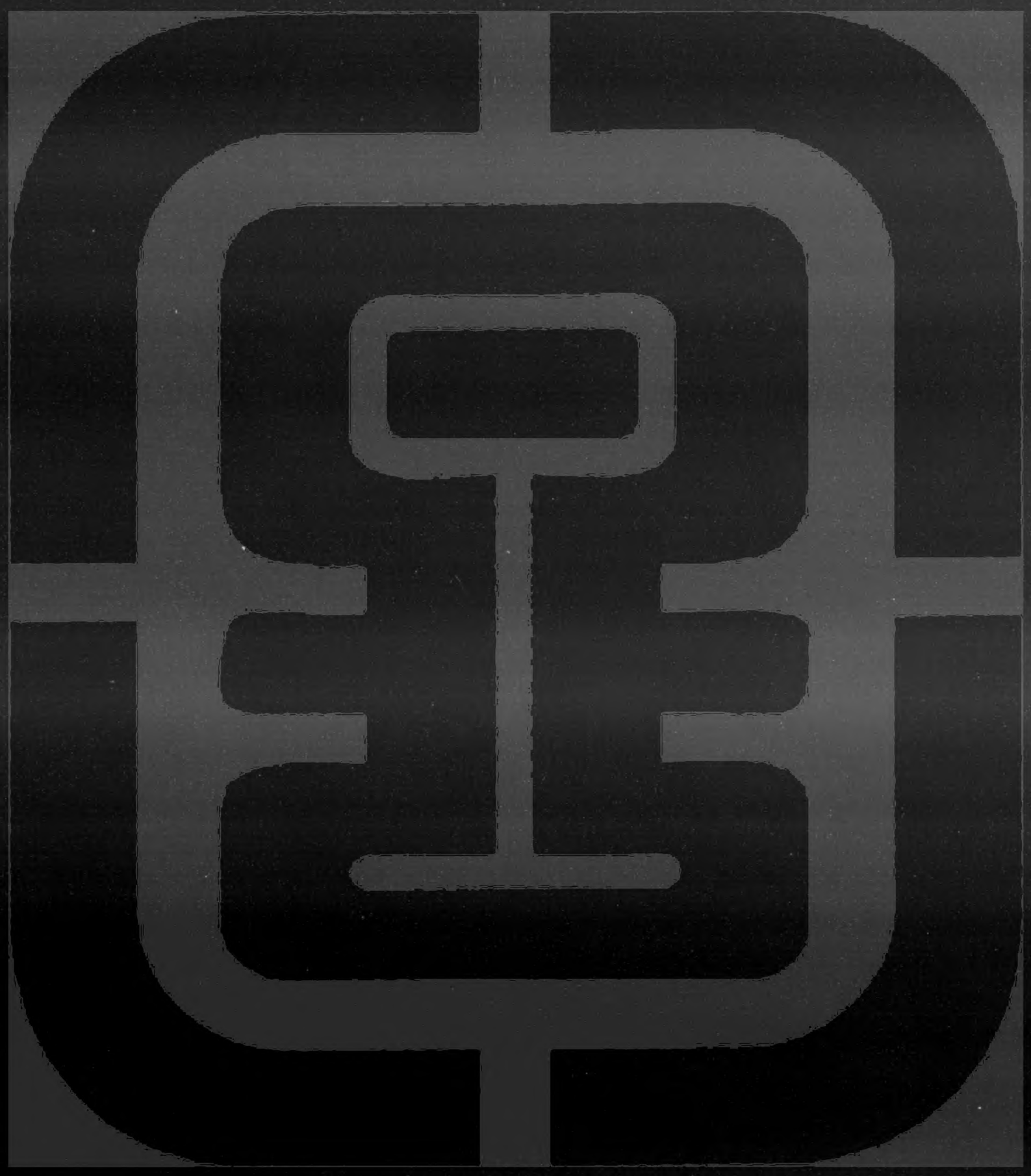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司馬遷為近古。書中多有前人

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晓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為而夭。跖何為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脩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笑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便係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率全異。○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

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訛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汲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失。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固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兼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二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己。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永卿退而檢左氏。鄭

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絶之後不因其爲厲也○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礙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吏君事不過止曰坐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

唐書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言疎略固書密密○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言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録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

為知所考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為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爾○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簡。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揉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王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問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當來發揮他。又問黃屋左纛縣。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當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或以史遷能貶上式典秉弘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耶○或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為譏弘之不足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

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
○班固作漢書。其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
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疎略。却都是漢道
理。班固所載雖詳。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
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
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
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爲豫哉。固遂節了吳
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
字訓貳。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
又曰。辟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爲

春秋考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
人草藁。如鄒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
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
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
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大齊整了。○孔明治
蜀。不置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
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
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
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一類作甚此多東

坡此文亦不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時皆改之矣。○載記所紀夷狄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磁砆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眞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栗客。顏師古謂其栗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疎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

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虜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虜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虜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虜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亦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後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

心。故簡子云眞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纂。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或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德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問溫公言聰察彊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彊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彊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人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

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有德言簡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通鑑告蘇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蘇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之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溫公却節去之只存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溫公脩書見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比類多矣○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事見攷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溫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大處占

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急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冗（見管見後唐莊宗六月甲午條下）○溫公之言。如粟麻穀粟。且如稽古録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録。入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稽古録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原無義例○稽古録一書。可備講筵宮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闊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倚故却貶其說○或謂史資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資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資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

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他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比文章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疎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唐鑑意正有疎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呂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為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麽寧問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耶有激便不平正○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子由古史辨紀所論三事其

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直矣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遜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危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棄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速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為通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

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盖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慶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言禹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禹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豈禹遷所能乎。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禹遷禮書去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盖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

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温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拜天下。方始得

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秦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幷了太原。方得是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一作此時便是無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嘉龍幾年之類。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一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一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以蜀爲正。蜀亡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爲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爲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

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寇屢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以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擅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沿襲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以用此例○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繫孫權至獻帝之下非故以或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爲操謀臣而劾遷九錫二事皆爲董卓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窮謂得或之情○因說通

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奠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柅天下之筆乎

問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止言
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固中有略
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
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立文帝而不及武
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公也則微而須略舉宏綱而或
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
史記不專為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
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難謂之南史家風
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自溝洫刑法。皆為立
志而選士之法最為近古。何乃不為立志。曰漢書缺典
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為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
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止
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
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言專言武帝。其
贊却說古今。漢志難為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
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多。先輩嘗譏之中間
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質。畫蛇添足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此是學。○問張旭
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

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考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為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心如性等。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蒼只見俗了。今有簡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偽者○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籀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心法。曰。只一點一

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蕭魯直諸人出來。便有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問明道先生云。某字寫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群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檠虔外。別出扃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倉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于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

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
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
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為五聲韻。
雖其所據有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
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
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字為篆書。至今與日月
相昱煥。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
名世者誰歟。七八百年僅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
宋初徐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
何其孤也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為
治。壹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書繁難。省
徑為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而甘心
繁難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興繇
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所從來。任吏之過也。○
自隸興於秦。而篆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己而
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
見者無不愛。學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
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實通三
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
浸失眞。弗顧。惟以悅目為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

而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塑迁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因云显道乃止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塑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

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若人行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緣是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自己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不至大狼狽。只是如會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上有三分。猶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立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事做時文底人。他說底

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强兔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强兔來學義理然。某平窮理。惟不敢自以爲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況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兔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

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爲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可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君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問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隱木括

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義理明。則
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朗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
訂時事。數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
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
度而萌倪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竊之念。此則妄矣。慮
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才是真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
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
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
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
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
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其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褉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範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

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衮說盡餘意。黃費安排○選中劉琨詩。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箇倔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二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蘇子由愛選詩。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些是子由慢底句法。其却愛塞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祜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頴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

蒲津関多少飄逸氣堅便有帝王底氣歌越州有石刻
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
賢達其如高尚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
和緩底如首篇大雅又不作多少和緩陶潛明詩人皆
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
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
語出來○杜詩初年甚精細晩年横逆不可當只意到
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詩分明如畫乃其少
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孟聖於
詩者也古風雨卷多効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

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默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八刀
為三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者○李太白終始學選詩
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漸放手學諸
詩則不然也○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
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
月中踈則尤佳○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會
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會直好說便却說好如
矮人看場其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
好東坡晩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
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若杜詩致遠恩琛泥

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爲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閤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則有做不著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爲之也○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必心怵然爲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鬬鷄聯句云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李賀較恠得豈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恠意思亦自有

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不費力好○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王盤。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幾。庶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音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笑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處。詩人未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胷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爲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

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爲之。又曰。山谷詩。惑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爲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筆力○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尒。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夫好。詩崔德符小詩好○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辟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

他是甚麼句法○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云。雨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去聲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底好。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

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
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来精。心裏開如何見得〇
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〇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
蘇黃以次諸家詩〇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
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
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峭崎底。今便學得十
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
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是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
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
後山雅健殊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太但却無山
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
善叙事。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跡處。若散文則容
大不及後山〇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
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〇江西
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雖巧。然巧
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覺。及至歐公早漸
漸要說出来。然歐公詩自好。所以地喜梅聖俞詩。蓋枯
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人送別詩。云兩句云。曉日都門
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嚴事使難字便云好○明道詩旁人不識余心樂特謂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紕露無含蓄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流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而騷幾亡矣黃初降日以澌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壤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苦亦極矣杜陸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

西山眞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閭巷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愔愔之語遽爲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慨煙平蕪麥風滄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

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絶出其
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邃矣弗論余觀三
百五篇南肖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
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
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
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
晉魏漢而沉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昂子而變柳韓
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
七言有雜言詩之不一人之才亦一各以其體各以其

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為
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況後之作
者乎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於蘇
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畧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
為絶倫眼高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已者如此近年乃
或清圓倜儻之為尚而極詆涪翁噫群兒之愚甫不
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
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師也哉詩雅頌風騷尚
矣漢魏晉五言訖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論浸微浸
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

雖始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爲得。非但句工語工字工而可○詩以道情性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迨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尽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之有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矣。正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口輸一作

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悅人非排
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
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一作樓發胷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
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
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
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
為者之着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
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
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
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
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
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
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
退之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為文所
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
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
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捄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恠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時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

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
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
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為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
盡者積於至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
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
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
其所至卒未有能昌明道學窺聖人閫奥如古人者然
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
於得也

有人語及為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
載為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碎
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詞不甚怨君今使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親近於君之意然親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令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

却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可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楊雄以下皆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言以楊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頁遷著

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衮雜○楚些波存中以些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

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盖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離騷亡韻到篇終前面只發兩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人恁說將去是自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讖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盖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国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

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之學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寇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燄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踈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今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一作腔子滿）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問呂舍人言若文乘自谷永

曰何止公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
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楚丹決勝賦甚淺
陋曰文選齊梁間江揔之徒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
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其人優
其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其處
好其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
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
劣公亦如何便其優劣亦處但子細自看自誠得破而
令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
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胷次所以見從那偏去說出來
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
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
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
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
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
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
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
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聲
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
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
子瞻

云都來這幾字只要會安排

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曰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闃靸

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曰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麤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禿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其十四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單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

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
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
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
決裂底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
文力量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某方脩韓文
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
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
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
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
但會衰了人文字○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

辨古書之真偽曰鶡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
乃寫賈誼鵩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
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
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
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
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方也○柳學人處
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以陶韓亦
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韓柳二家文
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
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

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
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
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
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
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
可得乃無可柰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
勢非不得已之勢也○有一等人專於爲文不去讀聖
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
賢書却別做一箇詫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爲文大抵只
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

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
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沘載浮沘浮皆載
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
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
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
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
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
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
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易如易所謂利者義
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

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
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
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韓千變萬化無心變
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發說一件韓董晉行
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
了蘇體只是一類杙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
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
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
不好者○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
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

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
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
大抵文字○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
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
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
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諧詞等
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
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
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
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或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

贔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献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一云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李太伯文實得之經中難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譬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甚

意如此今其論皆煞文字氣象大段好其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国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歎貼不爲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唱三嘆今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祕演詩集序喜爲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乃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

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
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直一者比
黃夢升墓誌極好某所喜者豐樂亭記○歐公文字鋒
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
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
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
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
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
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
爲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

胷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
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一作見得他醉翁亭記藁初
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
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
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
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
○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荊公文暗○歐
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勁雖議論有淺
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
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

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輔廣問荊公之文何如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荊公曾收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特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荊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雖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荊襄後山推考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遍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滯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畧刪動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太伯文亦明白好者錢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

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後知政事礼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昭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禮之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言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難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比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御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

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
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擅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
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
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文亦無
言矣雄之大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
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
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
足論韓愈氏出始變其精弊神檗歲月又有甚於前世
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精弊神檗而其精弊神檗歲月又有甚於前世
諸人之所為者默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

是頗訢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竊言
曰根之茂者其實遂之謂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
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
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
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
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原原孟軻馬遷相如揚
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
詞不已出而逐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
以剽掠潛竊為文之病大抵賴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

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少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一云者則自荀楊下以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考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曰必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

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
一壺其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
敗闕如東坡一生讀書天下書無說限道理到得晚年
過海做昌化崖王靈寿廟碑列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
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
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乘心人說話
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好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
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
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門這般文
字不如入〇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
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
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
張定夫言南豐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
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甚麽
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
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
好雅正底文字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
讀子細點檢踈漏甚多〇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
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其詩序之四六對偶
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實如

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序黙者三之語
序黙是人姓名其踈如此○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
○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
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為正○
坡文雄健有餘只不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黒君堂
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東坡歐
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得
首尾皆不相應起頭其處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商
記事似司馬遷○統領商榮以温公神道碑為餉因命
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来恰似山摧石
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
理不破處頃之黄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誠一亦不
好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
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直恁地說
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
面說甚麽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
却忽然說起来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其舊有一
家之文復看坡之覺得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
又曰向嘗閲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頓欠（一云不能）
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言而為

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不可及處却不是闒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說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害利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為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之脂不穀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因說濂城集曰舊時看他

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
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
下以吾辯而以辯來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
養巧以訥養辯如此數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惧刑賞
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
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
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
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惑曰此病原
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

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
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是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
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況淳夫文字
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於他東
坡輕文字不將為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
面恰似少後添○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
多法古絶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礼記春秋說學公穀文
勝貢父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
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漸見此子道
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

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
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簡而近理東坡則筆蘊處多
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文字擬
峴臺記是放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擬制固有數篇
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南豐作宜黃鈞州二學
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豐列女傳序說南豐
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
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
句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令
後山一年說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

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
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陳後山
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歛衽（一云便是今人文字都無）
頓挫（他抑揚）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為能而好點檢
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清臣文比東坡文較實○論
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
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
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
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昭文字沛然猶

有氣開只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是知近来文字開了又
闔闔了又開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
○諸公文字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
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
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
地深厚又長固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
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識了不下只是
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来之文一
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
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
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
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
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
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因有不曾虛心
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底又先把他自一
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思待做出文只是自底
○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卽字更易新好生
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作
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
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

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以所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雲上此換字法也一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朴實頭鋪字朴實頭引援朴實頭道理看著

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塗眉畫眼只不是本樣人然皆足以惑衆真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且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會不理會真是可惜○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已○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吾所

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稟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無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這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會得道理了方作文却漸漸所上道理來不知先理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繞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箇科段舊曾學曾為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為好不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永業及崔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切舉人意思○文章要理會本領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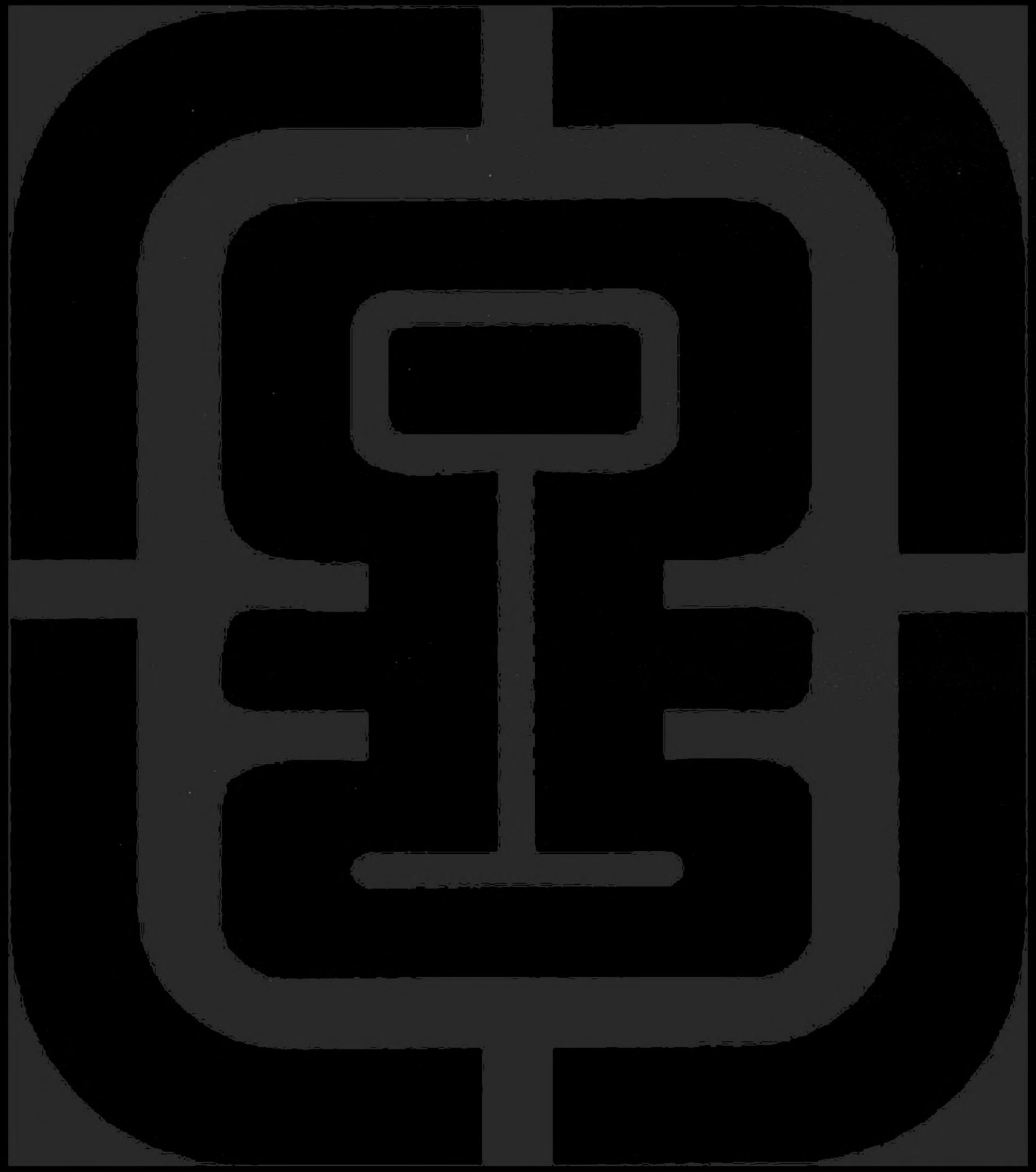
理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公文字有綱領龜山無綱領如字說三經辨之類）○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固是好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新奇言語不稍與文章都差異了○要做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記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大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關鞁○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頹塌只畧教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傅安道說為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

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
看○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
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
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鹿鹿中間却有好意思
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
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者
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
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
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竟將
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

學他一家做將去○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
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
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
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理義理義明
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
與古人合者只為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
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正大須教天
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
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
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
腰膂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所不忍言
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
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
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
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況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
於風雅處只如墻有茨棄中諸詩或以為不必載而龜
山乃曰此衛為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
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為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副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
文士之為文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
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
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
斧鑿痕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
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
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
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繳得
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揚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等

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弥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德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為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為律身自為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放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為之有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為聖人之事不能也○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

為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蕩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或論凡人為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諸詩文只是礼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詩排得着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